

蕩寇志



第八十八回

演武廳夫妻宵宴

猿臂寨兄弟歸心

話說當時希真對永清道：『你既說明年三月合卺，我都依你。只是我有一言：我這小女也是一員猛將，摧鋒陷陣，少她不得，我這裡斷殺用兵，早晚說不定，你二人免不得相見，那裏迴避得許多。我的主意，先擇個吉日，你們二人先拜見了，兄妹相稱，可以省得迴避，陣上又好照應。你不必只管稱弟子了。』衆將都道：『主帥之言極是。』希真道：『後日是重陽佳節，又是大吉日，便可行禮。』永清叩頭拜謝。當晚衆頭領都公糾酒筵，與永清賀喜。永清歡喜得一夜睡不着，想道：『久聞女飛衛的英名，但不知她的性格何如？若武藝雖好，性子嬌悍，也屬無趣。真難得陳將軍這般愛我，怎生報答他？』

日子最快，已是重陽了。一早，那廳上廳下，都張燈結綵。永清換了一身華服，上廳來先參拜了希真。衆將都齊，劉慧娘也在內。當中點起臂膊粗的龍鳳蠟燭，焚起一爐妙香

希真叫請姑娘出來。少頃，環珮丁東，十幾個女兵，都插花帶朶打扮着，捧擁麗卿出堂。永清望見，吃了一驚，低下頭去。二人拜了，又同拜了希真，衆人都見了禮。論年紀，一般，都是十九歲，永清乃是五月初一日建生，麗卿乃是四月初九日建生，——那日過飛龍嶺冷豔山，正是她的生日，——永清小二十一日，呼麗卿爲姐，永清爲弟。鼓禮都畢，大家讓坐，希真同女兒坐了主位兩席，那邊客位上，永清第一位，劉廣第二位，慧娘在劉廣肩下，坐了第三位，苟桓第四位，苟英第五位，范成龍等六位，……共八桌酒筵。階下奏動細樂。安席已畢，麗卿仔細看那祝永清，生得伏犀貫頂，鳳目鵠肩，臉如傅粉，唇如丹砂，嘴角邊微微的現出兩個窩兒，戴着頂爛銀束髮紫金冠，穿一領盤金白緞蟒袍，繫一圍紅底金鑲白玉帶，腳踏一雙烏緞朝靴，端坐在那邊，果然是座玉山一般。麗卿暗暗道：慚愧，果然是個英雄，看他這般氣概，將來怕不是個朝廷的棟梁？他若不被魏虎臣那廝驅迫，怎能得他到這里？奴家把身子託付了他，真不枉了。爹爹真好眼力！那永清偷眼看麗卿，真是畫兒上摘下來的一般，怎不歡喜。自忖道：『天下世間，那有這等人物？我今日莫非當真撞着神仙了？』那劉慧娘見那永清，也是喝采，暗想道：『遠看不如近觀，他兩

個人好福氣！不如我那雲龍，比他何如？」酒至數巡，食供數套。當日衆英雄歡飲，直至二更始散。連日衆時領輪肩辦酒賀喜，儘日價暢叙。

不覺在了九月十五日，那日涼颼捲起，天高氣爽，衆英雄都在廳上高會，興濃酒闌，劉廣教衆頭目裨將，就筵前舞鎗弄棒，比試取樂。衆頭領都歡喜，各出金帛利物打采。那永清酒後耳熱，便起身對希真道：「小婿放肆，願舞劍樽前，以助一笑。」希真大喜。永清脫去那身白蟒，露出裏面襯衫，從人捧上那口紅鏢劍，走下階去，衆人都讓開了，永清便開那口劍，擊刺有法，進退非常。麗卿暗笑道：「你看他在我前賣弄精神！我休教他獨自逞能也！」起身對老兒道：「孩兒要與兄弟並舞。」希真笑道：「我料得你必要獻醜。」麗卿便叫侍奉的裨將，「取我那口青鐔劍來！」便脫去了那件大紅對襟三藍繡花衫，卸去了鬢邊的兩排黃菊簪，緊了那麻姑髻，按一按珍珠抹額，扎起了百摺宮裙，抹去了劍兒，露出那大紅洋金窄袖襯襖；那員裨將捧過劍來，麗卿接了，也走下階去。永清見她來，忙收了劍，立在一邊；衆將都立起來。希真道：「同舞何妨。」二人謙遜了一回。大家放開步位，理開解數，竟是一對穿花蛱蝶，寒光四射；廳上廳下，無不喝采。舞數多時，希真

笑道：『收了吃酒罷。』二人那裏肯住，各要顯本事，漸漸的蓋緊來，呼——呼——呼——的，只聽得風雨之聲。少刻，化作兩道白光：一邊白光裏，影着一個猩紅美女；一邊白光裏，罩定一個玉琢英雄；——風車兒般旋轉。衆人看得眼都花了。又好多時，二人慢慢的一齊收住。從人上去接了兩口寶劍，二人又見了個禮，一齊上廳來。衆人大喜。希真哈哈大笑，便親賜他們兩杯，二人都拜謝飲了，各歸坐位。衆樂工奏着細樂勸侑，又是數巡，永清啓請希真道：『小婿貪而無厭，聞得姐姐的弓箭穿楊貫蝨，一發求賜教。』希真笑道：『今日大家歡聚，又不是賭賽，過幾日到教場裏去比試，』永清謝了。麗卿暗想道：『你看他這般考覈我，怎地待我索性顯個本事，好叫他死心塌地。』又吃了回酒，衆英雄都已面帶春色，大家起身散步。麗卿私下對劉敵嘉員費姨夫：『你攛掇我爹爹到教場裏去。』劉廣點頭笑道：『我理會得。』便對希真道：『這幾日教場四面，經霜的楓林，火錦一般赤，何不去費玩一番？』希真道：『有理。大家都去。』就往大廳西首穿角門過去，沒多少路，到了大教場。衆人到了演武廳上，看那再楓，喝采一番。麗卿對希真道：『爹爹！兄弟說要比箭，何不就比？』希真笑道：『我曉得你有一點本事，再隱藏不住。叫他們』

設垛子。』從人忙去取了幾副隨用的弓箭，兩個伴當去演武廳前，按了步數，掛起三個錢，一字兒橫看，——那金錢只得茶杯大小，是麗卿常射的。麗卿便去挑選了一副好弓箭，送與永清道：『請兄弟先射。』永清謙讓，希真道：『自然賢壻先請。』永清接了弓箭，道聲有僭。原來永清的箭，也是百發百中，却不及麗卿的神化，他只道麗卿也不過如此，酒後高興，也要賣弄，便吩咐那親隨，到垛子邊把金錢取了一個，又退了十幾步。那親隨將金錢高擎在手裏，遠遠對永清立着。永清擎着弓箭，側立在演武廳心裏，搭上箭，輕舒猿臂，扣滿了，覷定那親隨手裏的金錢，——衆人都替那人捏把汗——只看攏的一道寒星，往那金錢眼裏穿過去；麗卿也暗暗的喝采。永清不愧不忙，連發三箭，都從那金錢眼裏穿過；那親隨人這般伏侍慣的，擎着那金錢神色不變。衆人齊聲喝采。劉慧娘也吃了一驚，忖道：『那日飛樓上虧我有準備，險些被他射個透明窟窿。』永清當時把弓繳還，麗卿接了，便取兩枝箭，一枝把來插在腰裏，一枝搭在弦上。那親隨人見是別人來射，連忙避開。麗卿却走出廳下月臺上去，希真道：『你到那裏去射？』衆人都下廳來，只見麗卿把着弓箭，仰天看了一眼，霍的扭轉柳腰，拽滿了雕弓，鏖的一箭，往那天上射上去，那枝

箭直竄八半天雲裏，力盡了掉轉頭往下落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枝箭方掉轉頭，落得沒多少，麗卿早搭上第一枝箭，颯的又射上去，箭鏃對箭鏃，射個正着，鏗的一聲，把上頭那枝箭激開去，離却數丈，兩枝箭都掉轉頭，滴溜溜的一齊落下來，斷並着播在教場心裏。衆人那一聲驚采，暴雷也似的響亮。永清大驚，上前拜服道：『姐姐豈但不飛衛，真乃天神降凡也！』麗卿連忙答拜。衆人大喜，都仍上廳一了。永清暗喜道：『我得此人爲妻，何願不足？更有何求？真不知是那世裏修得？』希真道：『秋色實屬可愛，我們就把酒筵移來此處，今日團圓日子，慶賀酒筵，便從今日圓滿。』當時演武廳上擺好，添些菓品，撤去了歌舞，衆人都脫去大衣，換了便服，歡飲至晚。月光上了，衆人都告醉，謝了散去，只剩希真永清麗卿三人。從人掌燈火上來，麗卿道：『今夜好月色，爹爹！我們多坐坐去。』希真道：『最好。但我看你們二人，都拘拘束束，倘未盡興，何不洗盥更酌？』永清道：『泰山敬客，自己也未暢飲。』于是吩咐整頓了杯盤，三人重復入席。希真又飲了數杯，看他二人都斯斯文文，各無語言，希真暗想道：『他們礙了我，有心腹言語，不能暢敘，我不如避了。』便說道：『我兒！你們今日是姐弟，將來不久便是夫妻，不必只管

拘束。我明日五更，要去祭煉那九陽神鐘，不陪你們了。『二人都留道：『正要孝敬爹爹幾杯，怎的便去？』希真道：『不必，我正事要緊。』便吩咐那幾個裨將并衆女兵道：『你們好好伏侍。』希真起身便回去了。永清麗卿二人送了，轉身來，又都行了禮，讓麗卿上首，麗卿道：『我是主人，那有此理？』永清道：『休論賓主，只是姐姐居大。』麗卿笑道：『恭敬不如從命，今日我權且僭你。』二人對面坐下，女兵輪流把盞；那些裨將，都按劍侍立；二人各訴心中本領，十分入港。正是酒落歡腸，更不覺醉。永清問道：『那一位姑娘是誰？是不是那日在飛樓上的劉慧娘？』麗卿笑道：『你知道了，還問她則甚？』便是雲龍兄弟未過門的娘子。——還有那個？』永清稱贊不已道：『好個聰明女子，果然奇巧！』麗卿細問永清家中的事，永清又細細的告訴了一遍。麗卿聽到他母親割股療病，絕食完貞，不覺滴下淚來，永清也灑淚不止。又說到全家遭梁山泊屠戮，只見麗卿那兩道柳眉，殺氣橫飛，說道：『兄弟！將來奴家生擒了宋江那賊子，交與你碎割。』永清感激稱謝。二人又痛飲一回，說些閒話。永清道：『姐姐！這般好月色，我同你閒步一回。』麗卿道：『妙哉！』便吩咐備馬。二人都到月臺上，已是三更天氣，那冰輪正當天心，照

耀得那教場一汪水也似的清涼，將臺上那面帥字旗，隨着微風蕩漾，——沉沉夜色，萬籟無聲。麗卿見那旗竿頂上，錫打的平安吉慶，忽然想起，問永清道：「兄弟那枝方天戟，有多少斤重？」永清道：「四十斤。姐姐的梨花鎗多少？」麗卿道：「比你的輕四斤，——三十六斤」永清道：「姐姐這般神力，何不再用得重些？」麗卿笑道：「兵器又不在斤兩上分高低。古人說得好，四兩能撥千斤重，當年呂布何等了得，——有句老話，「三國英雄算馬超，馬超還是呂布高。」——他那枝方天戟，只得二十四斤，關王八十二斤的大刀，他也敵得過；何在輕重？」永清點頭。從人備好了馬，牽到月臺下，永清見那匹聚驄，稱賞不已。麗卿道：「我這馬有名叫穿雲電，你那匹銀合，也了得。」永清道：「這是匹大宛馬，戰場上熬過幾次。」二人都上了馬，從人遞過馬鞭，八個馬蹄踏着月色，緩緩而行，從人都追陪着。永清道：「我們都在玉壺中也！」一時興發，抗聲吟道：「姮娥搗藥靈霄闕，碧海亭亭澄皓魄，猶似弟兄離別多，上弦纔滿下弦缺。」麗卿聽罷，笑道：「兄弟！你對着月亮，吟吟唔唔的，念誦什麼？好像似讀唐詩，又像說這月亮，什麼上弦下弦；今夜的月亮鏡子般滾圓，那裏還像一張弓？」永清笑道：「對此月色，偶動心曲，胡亂

口占一絕，污了姐姐的玉耳。』麗卿笑道：『我不省得什麼叫做一絕二絕。』永清道：『原來姐姐不善吟咏！』麗卿道：『你不要打市語，只老實說。』永清道：『便是做詩。』麗卿大笑道：『好教詩來做！我老實對你說，字我也認識幾個，便叫我寫也還寫得，只苦不甚高。像你與那雲姐公家寫的四幅東絹亂撇亂劃的草書，却沒幾個認識。』永清大笑簽劃式：『姐姐恁般風雅，爲何不讀詩書？』麗卿笑道：『書，我爹爹也教我讀過一本孝經，後來又教我什麼孫子十三篇，解說與我聽，裏面都是些用兵的法兒，這幾年也忘了些。我是這般愚笨，你休要怪我。』永清道：『姐姐說那裏話？姐姐是天上神仙，永清得侍奉左右，偌大福力，怎敢說怪字。』麗卿笑道：『神仙早着哩！我爹爹恁般講究，尙不得到手。』永清見她這般天真爛漫，十分歡喜。不覺已到教場盡頭照牆邊，二人兜轉馬並立着，還望那座演武廳，濃濃的裏面燈燭輝煌。永清回頭見那座參宿，已從東方高高的升起，稱贊道：『妙呵！你看參星這般明亮，月光都奪他不得。參星大明，天下兵精，且多忠臣良將，何愁天下不太平哉？』麗卿道：『便是。今夜半點雲彩都無，月亮星斗分外明亮。兵馬時常操演，自然精熟。』永清笑了笑，又看了一回，二人並馬而行。麗卿道：『兄

你可曾空手入白刃麼？」永清驚道：「聞有此事，並不會見。那裏去學？我師父樂廷芳弟兄也想學，却無處訪師。姐姐！你可會得？」麗卿道：「是我家祖傳，有甚麼不會！」永清大喜。麗卿道：「這個法門學會了，那怕刀鎗劍戟麻林一般，空手鑽進去，不但無傷損，還好奪他家伙使用。只是這個法門，最妙最險，要鍊習得極精極熟，方好應用，倘有絲毫生疎，爲害不小。我家世代祖傳，不教外姓，奴家從十四歲上學起，如今已是成功。你不信，問他們這幾個；我時常教他們把亂鎗只顧擲來，我奪得他們一枝不剩。這法門是越王時一個處女傳留下的，那人想是個仙家。兄弟！你要學，我便教你會，你却不許去傳人。」永清歡喜得跳下馬來，就草地裏拜倒，麗卿也忙跳下馬答拜道：「折殺奴家。」二人便不騎馬，往演武廳步行。永清道：「又聽說姐姐能空手接箭，可有此事？」麗卿道：「便是這空手入白刃裏的法兒。莫說一副弓箭，便有四五張弓射來，我兩隻手也接得及；若是百十張弓，却不能接，只好把鎗挑撥。你但不信，你此刻射我，接與你看。」永清道：「何必試？」二人上了演武廳，散坐下，從人獻茶。永清道：「小弟有件東西，要送姐姐，一則表心，二則權當聘禮，姐姐恰用得着。」麗卿問是何物？永清道：「姐姐猜猜

。』麗卿笑道：『你肚裏的東西，我如何猜得？我用得的，無非是釵釧首飾。』永清道：『不是。』麗卿道：『不是，決定刀鎗弓箭軍器之類。』永清笑道：『也不是。對你說了罷，乃是兩副猩紅黃金鎖子連環女甲，——那甲又軟又輕，莫說道刀鎗弓箭，就是烏鎗鉛子，急切也鑽打不入，端的賽過搪猊。那兩副甲，是在先我姪兒祝彪，託我家叔東京製造的，要與他渾家一丈青扈三娘做聘禮，量了身材，家叔替他選了上等材料，尋東京第一等好手的甲匠，費煞工本造就；尙未寄去，家下已遭一難，那扈三娘已降了賊。此甲一時賣，又無人要。家叔故後，萬年兄到永壽司寨去了，是小弟收藏着。小弟又補授五郎鎮的防禦，不便攜帶，寄放在師父樂廷芳家。我想如今只有姐姐用得着，小弟意欲稟明泰山，去取了他來，奉送，順便邀樂師父來聚大義。姐姐道何如？』麗卿大喜稱謝，說道：『既蒙見賜，何不明日就去？』永清領諾。麗卿道：『殘餚尙在，我們終了席。』永清道：『小弟有酒了，夜色已深，小弟告辭，姐姐也請歸寢罷。』麗卿道：『你請自便，明日再會，我還有事哩。』永清別了上馬而去。麗卿立在滴水邊，看他出教場去了，重復轉身坐下，心中說不盡那歡喜。叫溫了酒，獨自又吃了十幾杯，覺得酒湧上來，吩咐收拾了，步出月臺。

邊兒上立着，叫取張椅子來；女兵連忙放在她背後。麗卿斜靠着坐下，一隻左臂驛在椅背上，一隻右腳攔在膝上，仰面看那輪皓魄，喝采不已。衆人簪箕圈的侍立着，不敢擅離。麗卿回顧衆人道：『我生平最歡喜的是月亮，這般月光下。兩陣交鋒，豈不有趣。』說罷大笑。又說道：『我東京的箭圃，不知那個在那裏造化。』衆人都應道：『正是。』麗卿又笑着問道：『你們看我的本領，比祝郎何如？』一個女兵會撲溝子，插嘴道，『姑娘強多哩！』祝將軍與姑娘，真是才郎配佳人，天下沒有。麗卿道：『放你的屁！我是家人，他是野人不成。』豺狼還有虎豹哩！』衆人見她醉了，誰敢則聲。麗卿喉嚨裏汨的一聲，望着地下吐出一口來，叫道：『取碗茶來吃。』一個女兵忙捧過一盞來，麗卿伸着嘴呷了一呷，罵道：『討打的賤人！這般熱茶，教我怎吃？』揪這賤人去月臺下跪着。』一疊連聲的催喝，那個敢拗她，只得推那獻茶的女兵，去月臺下跪了。又罵道：『賤人！今日不來打你，明日和你算帳。』舌頭被你燙得生疼！』又一個去取了杯涼茶來，一飲而盡，纔不做聲。少刻，又看着月亮說道：『我常聽得人說月亮裏面，有個嫦娥，是什麼后羿的渾家，又說那后羿一手好弓箭，到底不知是真的假的？』衆人那個敢答應。忽低頭看了看，問道：

：『月臺下是那個伏着？』衆人道：『便是那獻茶的翠兒，姑娘罰她跪着哩。』麗卿笑道：『饒他起來。』那翠兒磕頭立起，麗卿笑道：『你上來。』翠兒走近前，麗卿道：『你去……你把……你去把那枝梨花鎗取來！下次須要小心。』翠兒掇了鎗來，麗卿霍的立起身，把那件紅繡衫倒褪下來，一團糟遞與一個女兵，取了鎗，跳下月臺，衆人只得跟隨着。麗卿把那枝梨花鎗掂了掂，月光下爛銀也似的爛亮，口裏說道：『鎗呵！我仗着你輔佐我的爹爹，以後掃蕩盡了梁山泊那班狗男女，我爹爹得見官家，那時你也安閒了。』說罷，就那月亮地下，丟開解數，颼颼的飛舞；衆人忙都避開。麗卿舞了一回，綽鎗在手道：『衆位將軍！那個取件兵器來，與奴家關幾合耍了。』衆裨將一齊控背道：『小將們怎上得姑娘的手？』麗卿道：『耍子何妨，我不戮傷你們。』衆將道：『小將們怎敢放肆。』夜色已深，請姑娘將息罷。』麗卿喝道：『胡說！今日若出師打仗，你們也這般怯麼？』既不敢來，速帶我馬來。』正要上馬，只見遠遠的幾對紅紗燈，衆人道：『主師來也。』麗卿忙把鎗丟與一個女兵，那女兵不防備得，吃碰了一交，連忙爬起，額角上打起了老大一個疙瘩。麗卿呵呵大笑，罵道：『無用了頭！怎去上陣？』少刻，希真已到，一個忙把

那衫兒與她披了，麗脚上前道：「個萬福，已有些捉脚不定。原來希真知道曾醉，正叫人來看他們，有人稟道：『姑娘醉了，還在演武廳上。』只不敢說她纏不清。希真早已明白，硬親來看她。常時希真說道：『這丫頭怎的睡得這般醉？此刻爲何還不去睡？』麗卿道：『孩兒正要去了。』希真說：『我恐你酒後鬧事，特來看你。快上馬回去！』麗卿道：『不用騎馬，我會走。』希真道：『不要充硬好漢，只管騎了去。』麗卿告了個罪上馬，希真道：『酒越醉，禮數越多！你先走！』那馬馱着麗卿，幾個女兵隨着去了。希真待她已去，便對衆人道：『嗣後凡是姑娘飲酒，看她有七八分醉，便來稟知我，不可待到十分。』衆人領諾。希真自去安歇。衆人皆散。

次早，永清入後堂謝筵，因說道：『昨夜小婿貪杯醉也。』希真笑道：『你還好；你那夫人着實睡多了。』便叫左右去看姑娘來。

且說那麗卿正起來梳洗，忽見那個女兵包着頭，臉都青腫，驚問道：『你同那個厮打？』衆人都笑，麗卿見笑得蹊蹺，又問道：『莫非我昨夜醉了，怎的打了你？』一個說道：『並不打，姑娘把鎗丟與她，她接得不好，打了一交，姑娘還笑她沒用。』麗卿大悔道：

：「你看我却恁地吃到這般醉，——都忘了。你餘外不妨麼？」那女兵笑道：「沒事。」麗卿道：「休教爹爹得知，你們大家隱諱些則個。」正說時，適值希真來喚，麗卿出堂見了禮，與永清相見坐了。希真果然說了她兩句，麗卿笑道：「往常永不如，昨夜不知怎地。下次再不敢了。」希真道：「並非禁你不許飲酒，只是要有繩墨。年輕女孩兒，那好如此？」麗卿道：「兄弟說有兩副甲，要送孩兒。」永清便把前言說了一遍，希真甚喜道：「久聞令師樂廷芳英雄了得，得他來此相聚最好。但不知樂廷玉今在更生山何如？只是賢塔此時不可去，早晚得令兄萬年來時，須你在此，好說話。」永清道：「泰山所見甚是。」

當日午刻，報上山來道：「真將軍等，已刼了祝萬年，將次解上山來了。」希真大喜，即把永清藏了，引了衆將下山迎接。到了關下，只見真祥麟、劉麒、劉麟等一千人，刀鎗擁簇着一乘轎子，擡着那位英雄，——已是繩穿索綁。希真連忙下馬，埋怨衆人道：「叫你們好好相請，爲何如此無禮？」一面上前扶出轎來，親解繩索，拜倒謝罪道：「陳希真參謁，瀆冒虎威，敢謝萬死。」衆將都拜。祝萬年連忙答拜道：「頭領何故如此？聞知舍弟

永清與你交鋒，今怎地了？」希真道：「請將軍到敵寨，有話說。」萬年道：「我與頭領有何話可說？既有話，便請講。」希真道：「此處非講話之所。希真並不會與令弟交鋒，必須到小寨一行。」萬年想道：「已到這里，便上去何妨。」遂穿了衣服，一同上山。希真另備好馬，請他騎了，一同到了正廳上，大家講了禮坐下。萬年開言道：「頭領有話但說，此處非萬年坐地，既蒙不殺，領教了便好告辭。」希真道：「我與令弟永清，係異姓骨肉，親愛無比，豈有爭鬪之理？」萬年道：「我與你何親？你既不與我的兄弟廝殺，我的兄弟現在何處？」希真便教：「請祝將軍來。」永清即從屏風後轉出，拜道：「哥哥可好？」萬年一見，大驚，上前捧住道：「兄弟何故在這里？」永清便把歸降陳希真的話，……還未說完，萬年大怒，就那從人身邊，抽出口腰刀，便要殺永清，吃衆人擋住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屏風後麗卿提劍直透過來，大喝道：「你這廝想殺那個？」希真連聲喝退，衆人勸她進去。只見萬年雙眉豎起，大罵永清道：「辱沒祖先的畜生！何面見我？」永清跪在地下道：「哥哥請息怒，聽兄弟一言。」萬年把刀指着兄弟道：「你說！你說！看你講出理來！」永清道：「哥哥不知其二，」……遂把魏虎臣怎地逼迫，陳希真怎地捨